



美如画图的钓鱼台水库湖面。

# 清真寺·土神祠·钓鱼台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 灵岩心语

文/片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福平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一户姓金的回族人氏，从济南市西郊的小金庄来到了长清区五峰街道办事处南边不远处的宾谷水东支流河畔，当时正赶上明德王陵大规模施工，于是就和其他人在河边开辟出一片田地种菜，以供建陵工匠食用。时间一长，这片位于菜地东边的舍居就被叫成了东菜园庄。随着人口的增加，这里也就逐渐成了五峰街道办最大的一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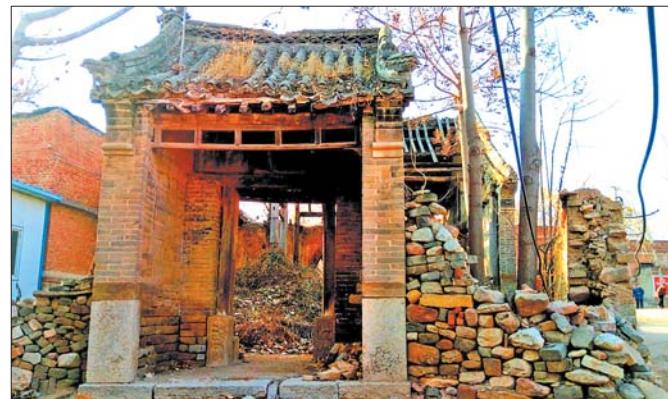
## 雍正年间建成的清真寺残破不堪

从五峰山街道办驻地沿五万路前行，过明德王陵，然后再南行不远就来到了东菜园村中一个丁字路口处，路南就是该村清真寺的具体位置了。

整座寺院坐西面东，占地约有亩许，穿过还算完整的门楼就会看到清真寺的大殿端坐在院内正中靠西的地方。大殿长有10米，高8米，进深8米。无论从外面还是殿内观看，都会发现此殿高大宽敞。在大殿南北两面的墙上各开有一扇窗户，窗户周边砌垒的砖把子精密细致。西墙的中间还开有一上圆下方的后门以通外面的建筑。

在伫立于殿内南墙根一块高约2米的石碑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金家后代金成德作为带头人，在该村东至赶牛道，西至刘家，南到李家，北至东西大街这个地方置地六亩创建了该寺。不过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当时的建材多为草木原料，寺院建造得非常简陋。

清嘉庆十二年(1807)寺院毁废。在村民杨氏捐地二亩的情况下，以金洪学、周修三为代表的众人重修清真寺。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新寺落成，新落成的寺院没有异域风格，而



清真寺大门门楼和院内残破的主殿。

完全是一座具有中国传统的飞檐斗拱、青砖青瓦的宫殿式建筑。此时的寺院规模较大，成前前后两进院落布局，并且在主殿前方的两边还建有厢房。

现在的清真寺除大门门楼比较完好外，整座大殿几乎全部透顶，前墙全无，后墙也坍塌了一半。倒是南北两面的山墙，没有一点损毁，上面横搭着的檩梁像骨架一样纵横交织。其他附属房舍则没有一点踪影。

## 小巧玲珑的土神祠

从清真寺向西十几米的地方就是东菜园村的一个丁字路口，在这个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座普通小巧的土神祠，看上去有些年份了。

土地生万物。自古以来对土地的敬畏和膜拜就成了人们一种虔诚的态度，所以在过去好多的村庄像供奉土地神的小庙便有很多。但随着科学唯物观思想的普及及物质精神生活的与时俱进，像原先土地庙这种唯心意识形态下的历史遗存，也就非常少了。

东菜园村的这座小庙长不足3米，阔有2米，高2米，庙顶起脊，前有抱厦，抱厦的中间有两根支撑厦顶的八棱石柱，石柱下面的柱础和别处的不一样，别处的多为盘鼓样式的扁鼓石，而这里的柱础则打制成了堂鼓样式的长鼓石。

据一位姓金的村民介绍，这座小庙大概建于清朝中期，虽然用于供奉土地神，但小庙打他记事起就没少断了住人，

这些人有的是家里的房子坏了，有的是与家人不和等情况而暂时搬到小庙里居住一段时间。最近在里面生活过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不但住在里面，而且还生火做饭，所冒起的烟火把庙内墙壁上精美的壁画全给熏得看不出模样了。

## 钓鱼台水库与“杏堤春晓”

沿着东菜园村中一条不是很宽的街道向东南方向行走不远，爬上一道又长又宽的大坝，就来到了美如仙境的“杏花湖”。

杏花湖，官方的叫法为钓鱼台水库。1959年，人民政府为拦蓄防洪，兴利避害，在南大沙河的东支流也就是东菜园村附近的峡谷中，筑起一道大坝，这条大坝形成的人工湖就是钓鱼台水库，总库容约1000多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近40平方公里。

五峰外八景之一的“杏堤春晓”就在水库的南岸，水库的北边则是五峰山明德王陵千亩杏花园，再加上水库周边农家种植的玉杏，每到春日时节，水库附近的杏树千树竞开，万花齐放，如彩如霞，蜂蝶纷至。时间一长，有的村民就把钓鱼台水库美称成了“杏花湖”。

钓鱼台水库烟波浩渺，衔接山接岭，尤其东岸一些斜长的柳树，碧枝飘摇，枝叶婆娑，和明静的湖水形成了一幅动静相融的山水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 一棵树，长在心里

□莺歌唱晚

□陈莹

今年的桑葚上市特别多，尤其是又大又甜的黑桑葚，大街上四处都有卖的。我吃了不少，超过了近些年吃桑葚的总和。

一吃桑葚，就会想起一棵树，那是我老家后院里的一株桑树。以前我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他写到“紫红的桑葚”，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棵桑树。

桑树是哪一年栽在我家后院的，已经记不清了。从我上小学起，这棵桑树就是我和小伙伴们乐园。每年不等桑葚熟透，桑树下就会引来一群馋猫般的小毛孩儿。我们全然不顾浅裂的树皮会刷破衣服擦伤皮肉，一个个争相攀缘上树，脚蹬树杈，手捋桑葚，不嫌脏净地往各自的嘴里猛塞。嘿哟，直吃得满嘴黑紫，皱脸被涂抹成花脸。如蜜一般的汁液呀，就这么轻易地甜透了小朋友们的心窝。

眼看嫩绿的桑叶被统统糟蹋掉，觉得怪可惜，同时也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些乐趣，有一年我奶奶跟别人讨来了几十只蚕宝宝，养在簸箩里。这给了我莫大的惊喜，我是真的喜欢那些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蚕宝宝呀！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给它们喂食，小心翼翼地逗弄它们一番；心中时常为它们祷告，盼望蚕宝宝平平安安地快快长大。它们终于长大了，最后成虫化茧。我手捧白花花的蚕茧抚摸良久，怅然若失。

有桑树相伴的快活日子过了好几年，在我小学毕业那年，那棵桑树却遭了厄运。那时，我的一位亲人过世，家中还有一位卧床不起的病人，用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的话说：“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如果谁家接连摊上不幸的事件，那么一家人的心中难免会投下阴影，甚至变得迷信起来。有位据说会看风水的老先生，走进我的家门，前院后院转了一遭，沉吟片刻，然后用手一指桑树，说了一句骇人的话：“罪过在它身上。缘何？桑者，丧也。”于是，比碗口

还要粗的桑树被粗暴地砍伐倒地，茂密的树冠上还挂着累累桑葚。我不解，不平，但是无力阻止。我流了泪，为冤屈的桑树和无辜的桑葚。

由于桑树的柔度好韧性大，所以这棵不幸的桑树随后被肢解成了两根扁担，帮助加工扁担的木匠留下了一根，另一根便被我扛回了家。从此，这根桑木扁担就与我柔弱的肩膀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荷。为了我尚未发育成熟的脊背不至于被压弯，一位会白铁匠手艺的大爷为我改制了一副小水桶。几乎每天放学后，我都要用桑木扁担从井旁往家里挑水；星期天则用它从坡里往家里担猪草，从土崖下往猪圈里担垫土，有时还要去村外的小河边挑水浇菜。直到老家通上了自来水，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桑木扁担才算彻底结束了磨难。

就在桑树被伐后几个月，我的另一位亲人也因病离开了人世间。这难道也要怪人家桑树吗？这时又有“风水大师”发表高论了，古人所讲乃“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后院种桑树是没有毛病可挑剔的。这等于给屈死的桑树平了反，家人这才醒悟，人的生老病死，与本分无言、无私付出的桑树又有什么瓜葛呢？单凭别人的信口雌黄，就让桑树背了如此沉重的黑锅，甚至搭上了身家性命，人家实在比窦娥还冤啊！

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何古人习惯称自己的故乡为“桑梓”呢？因为桑树和梓树一样，都是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的树木。属于落叶乔木的桑树，除了桑葚味甜可食用、桑叶可喂蚕以外，它的嫩枝和根的白皮、叶子和果实均可入药，另外嫩枝的韧皮还可以造纸。浑身是宝，各有所用，称得上是“仁义之树”，算得上是“树中君子”。出门在外的游子，每当看见桑树，就如同看见在家守望的白发爹娘，犹如回到故乡的山山水水。触景生情，就会引发对高堂、对家乡的殷切思念。

哦，桑树才是最古朴、最亲切、原生态的思亲树啊！

一棵树，就这样长在心里了。